

名人新作

窗外的京剧

雷小禅

我是信前因的。真的。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你在何时何地与人或何物物质相遇,那是命中注定。

大概是老了,蓦然惊觉从前不喜欢的东西慢慢回来了——比如年画,比如春节的俗和热闹。少时,喜欢最乱最热闹的时候躲在房间里读书,连爆竹声都嫌吵,看红对联觉得异常俗气。

如今,反而喜欢这种喜庆中的民间滋味。

就像对京剧。少年时被外婆拉着去看戏,看着月亮升起,雾气打湿了衣裳。早早就趴在外婆身上睡着了……听不进去,这唧唧之声,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呀。怎么又冗长又啰唆,那苏三,跪在那里一唱老半天,腿不疼么?

是哪一日开始发现了这窗外的京剧?

它余音缭绕,它曼妙沧桑,它夺人眼目。它成了最贴心的那个人——潜伏在我的心里,慢也慢得这样掏了心窝子,快也快得这样马蹄飞蹄。我爱那一把胡琴下的悲欢离合,爱那台上的角儿一张嘴满场黄沙又满场绚丽……我爱那苏三的罪业罪裙,又喜欢罗成一身皂角白……

它在窗外。在我光阴的窗外。悄悄地侵略了我。

是过悄悄无声息,如春雨潜然,遍布了角角落落。再回头,心也湿了,眼也湿了。

台下看台上,是戏梦人生。悲笑全是自然。

台上看台下,犹如看戏痴或戏疯子,她哭得这样哽咽?只为《三娘教子》中大段悲咽的唱?

是何时,这京剧缠上了身,成了生生世世的癖?绝症于体内。就这样痴然地爱上了,一听那皮黄就仿佛前世的梨园情?也爱那伶人眼角间流露出的半生沧桑?

去过几个京剧院。

一进门,就听到有人吊嗓。那声音挂着丝线一般,一下子就晃到心尖里去了。抬阶而上,看到斑驳的墙湿绿的苔,蓦然觉得京剧老了。老了的的东西却更有味道,那练功房的少年,不过十七八岁,光着膀子流着汗对镜唱《鸿门宴》……身边的老先生一招一式指点着,面露安详,不动声色。这是京剧的魅力,有传承,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大美。

也见过没落的女伶人。依然的美艳动人。却因为嗓子做了手术,再不能唱了。她做后勤工作,一边写发票一边说:“不能唱戏了,心里,疼呀。”一句话,刺得天都灰了暗了。她明媚地笑着,眼角间流露的是对戏的缱绻。谈到出名的同学,并不嫉妒,只淡淡一声,她命好。

是命。犹如我坠入其中,爱上它婉转曲折与大气磅礴——你相信么?属于你的东西,是命中注定,早早晚晚会相遇。

记起初听张火丁唱《一刹时》,刹那间就被一粒叫做前因的子弹击中了!那是我的!是我的!

找了多久呢?等了多久呢?曾经,你是我脚间错过的一朵。曾经,我伏在你的窗外睡着。

当我醒来,你依然痴情地在等待我。

不早,不晚。在我最好的年华与一种叫京剧的物质相遇。一见倾心,再见倾情,三见,我已经爱得痴人膏肓。

京剧,深也是那个深法。我以为够爱了,却只懂得皮毛。仿佛一口深井,

刚尝到了一点清水的凛冽甘甜,已经倾颓。

媚也是那个媚法。那青衣,一出场就艳得惊人。——我的前世,可是一个伶人?不然,为何在台下如此心动?

沧海又是那个沧海。那老生,一张嘴就满目荒凉,肃杀杀的凉呀,看得心里寂寞黄沙。

俊也是那个俊法呀。那小生,一身白衣,长相英俊飘逸,一声“姐姐儿”叫得我心里软下去,软下去……

还有那胡琴、那月琴……都好似梦中的旧人,踏一弯弯月来寻我。我与这些民族乐器原来就是亲戚么?小时候,父亲在院子里拉胡琴,大丽花明媚地开着,二胡声和扬琴声交叉错落。以为的丢失,却原来在多年后猛然遇到:你在这里呀,在窗外,在我梦中,在我灯火阑珊处。从未稍离。

愿我今生,以梦为马,去寻京剧的美丽与苍凉。在生日净未丑里,看清这人生原来是戏。在唱念做打中将人相的刹那,找寻那片刻的喜悦与酸楚。我必相信,这人世间一出,原本就在戏台上。

就像我必相信,那窗外的京剧,一直等待我——我依然是当年那个麦场上睡着了的小女孩,只不过,那苏三一声“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叫醒了我。

醒了的,站在窗前,听着窗外一声声皮黄之声,不由人珠泪涔涔。

愚谦看见他们高兴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给我们介绍。这是一对从不伦瑞克城来的夫妇,都是老师,男的叫阿尔弗雷德,在汉堡堡进修,和愚谦住在同一宿舍里。今晚愚谦去他们那里过夜。

“真对不起,我们该走了。替我们看孩子的人钟点了。”阿尔弗雷德用手指着他的表说。

我们正谈得起劲,不得不就此告别了。我还从来没有用英文和别人谈那么多时间的话,而且越谈越顺口。我们互相依依惜别,并约好下周一下午五点钟,在汉堡市中心离我公司不远的地方见面。我们同意互相交换语言。因为在不久后,他要通过一个德文考试,需要有人帮助他复习语法,而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多学些英文。

星期一早上,我着实地打扮了一番,还穿上了一套比较时髦的服装才去上班。这一天,时间好像过得特别长。中午,我到附近的百货公司图书部,想翻翻有没有介绍中国的书,忽然,我看见愚谦也在那里。他难道也等不及和我见面,这么早就来市中心了。他没有发现我,于是走上前去拍了他的肩膀,用英文说:“Hello!真高兴又看到你了!”

“愚谦”用惊奇的眼光看了看我,笑得很有拘谨,用流利的

德语说:“对不起,我不太会说英文。”这个回答把我吓了一跳。我认错人了。真难为情!“您不是从中国来的吗?”我尴尬地问。

“从中国来的?不!我是韩国人,从韩国来的。”

我立即说了一声对不起,走开了。心里想,这些亚洲人长得多么像啊!

差五分五秒,我就从办公桌前跳了起来,这么准时下班,对我来说,还是很少有的事。同事们也感到很奇怪。“再见!”我对大家喊了一下,大概这些同事们此时才发现,我今天比平常漂亮多了。

平时我耐心地等电梯上来,今天我六层楼走了下去,生怕误了约会的时间。一跨出大楼,我就见到愚谦正等在马路对面约定的地点。这一定是他,不用怀疑!一阵暖流涌向心头。忽然我的心激烈地跳起来,两个脚好像长了钉子,不听得唤了。这条商业街大街上赶上下班时间,车水马龙。我只要一过马路就可以和他见面,但是,我不由自主地朝火车站的方向走去,那里正有一辆短途火车等着我返家。

我转过头去,看见愚谦还在马路对面等着。我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不走过去?啊,你陷入情网了!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什么交换语言啊,只不过是借个借口而已。你为什么今天梳妆打扮?还不是为了取悦于他。想到这里,我开始害怕起来。我的父母、朋友和邻居知道此事,将会说什么?Petra的男朋友是从天边另一角,从“赤色中国”来的。我住的小窝——整个巴德奥德斯洛格——还远没过一个中国人,很自然,我将成为他们的谈资。

我咬着我的下嘴唇,看着还不到五十米外对面向马路上的愚谦,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从人群中穿过,来到等着我的火车前,不假思索地跳上了车。等到车一开,我马上就后悔起来。你这个傻子!你这个胆小鬼!为什么不能和一个中国人见面?谁说了这不是语言交换?即使我爱上了他,并不等于说他也爱上了我。真是愚蠢之极。现在怎么办?我再也不会联系不上他了。我既没有他的电话,也没有他的地址,这就意味着,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如果我通过马丁去找他?事情就复杂化了。我笔直地坐在火车的靠背椅上,看见汉堡市中心



Meine Chinese Famil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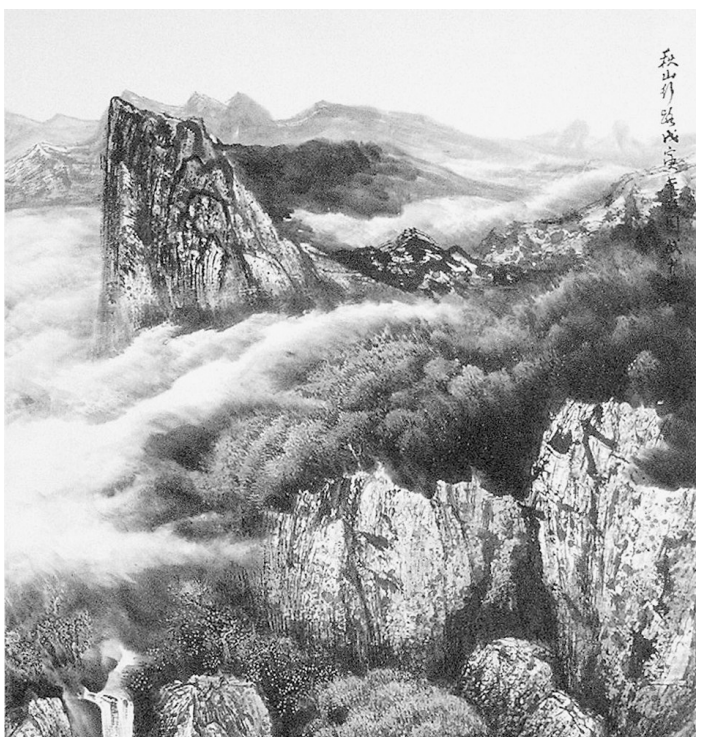
● 郑州地理

福寿街上话变迁(一)

王瑞明 杜萃苒

福寿街位于火车站广场东侧200米左右。许多老郑州都知道它是一条老商业街,其繁华、热闹程度并不比毗邻的德化街、大同路逊色。

清朝末年,这里原是老城之西郊外的一片荒野。自1904年春,卢汉铁路(后改为京汉铁路)在郑县西郊外荒野上建起一座火车站。1908年,汴洛铁路(后拓展为陇海铁路)与卢汉铁路在郑交会,成为交通十字道。从此,火车站附近商人云集,店铺增多,人流、物流,商业发展起来。同时也给位于火车站东侧这片坑洼不平的荒野地带带来了旺盛的人气,很快从大同路向北形成一条宽7米、长500多米,到正兴街的道路。随之,街两旁就有一些小吃摊、杂货摊,附近的村民们也将自产的花生、红枣、柿饼、瓜子等土产品拿到街上叫卖。还有一些商贩开始搭建简陋的棚架,经营饭店和供行旅休息的茶社等,由于市场需求旺盛,生意红火,街上的生意逐渐发展起来。到了1915年,这条街上新式店铺、楼宇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在街东西两侧,并向北迅速发展,从正兴街西口延伸到顺河街(现解放路)。沿街各行各业,有京货、瓷器、土产、杂货、五金、时货、铁货、旅馆、饭店;尤其是棉花商行,货栈、仓储、转运公司等大都集中在繁闹的福寿街及兴隆街、苑陵街一带,这里的商业很快初现规模。但是还没有一个响亮的街名,对业务联络很是不便。为此,街上做棉花大宗生意的高贾们,大动脑筋,传承传统观念,取幸福长寿吉祥如意,把这条街起名叫福寿街。由于这个街名寓意着人们对“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美好企盼,所以,这个有人情味的街名,久叫不衰。“文化大革命”中,曾改称胜利南路,1983年又恢复原名。



秋山行路 骆国富

● 新书架

《盗图贼》

文通

1431年,北京。郑和率领史上最大规模的船队远航,寻找万里之外的佛国,规劝途经的番邦归附天朝。与此同时,郑和也创造了另一奇迹——发现了世界,并绘下了整个航程的航海图。意外的是,航海图却不翼而飞……

1497年,里斯本。葡萄牙著名探险家达·伽马奉国王之命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线,成就了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壮举。而不为人知的是,达·伽马在出发前就有了一张神秘的地图。这张地图从何而来?达·伽马的伟大旅程又是否

与这张图有关呢?

现代,纽约。古董经纪人玛拉受美国议员之托,寻找西安考古现场失窃的古老地图。当玛拉风尘仆仆赶到中国时,却意外发现了另外一张地图,地图里隐藏着600年的惊天真相……

作者希瑟·泰洛尔,美国作家,畅销书《蛹之生》的作者。曾于波士顿学院读历史和艺术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曾在美国两间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担任一家世界著名企业的诉讼律师十多年。

● 博睿丛林

勤能补拙 拙有何用

麦家

安守与怜悯并肩而立,我们必须打破这样的沉寂。当你发现某种天分洋溢,请攥紧它,如同攥紧你的生命。然后朝着它不朽的方向前进,以疯狂的坚持,歇斯底里的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坚持。我们不懈于进展缓慢,亦不懈于走向极端。沿途风波恶,反复的全是诱惑,当我们的目光一丝不动,当肌肤古铜,背影沉重,当我们的宿命干净,请牢记,这一切应非苦吟,应是“未到江南先一笑”,因为丰收与呼吸一样清晰短促,唾手可得。

问题是,人人都可以忍受屈辱,但并非人人都能成为韩信。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坚不坚持,还是

坚持得不够,而是误入了旭日刀锋的光辉中,隐藏的那一团善良的阴影。

那是谎言,那是固执,那是所谓的“勤能补拙”。

勤能补拙,拙有何用?补拙等于南辕北辙,等于哪壶不开偏去提哪壶,等于发现天分之后偏偏逆行而行,等于自己谋杀自己。我不敢想象,倘若陈景润固执补拙去踢足球,博尔特的固执补拙去电脑编程,吴清源固执补拙去研究天文,克林顿固执补拙去救死扶伤……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么一番模样。人倘不能循天分而动,越是坚持,越是自我损耗,伤害也就越大。可偏偏我们的教育就是要传播“全面发展”的美名。中医的英文不好,不能毕业;工程师记不清主义,不能继续深造。字典燃烧,哲理哭泣,唯有愚蠢和狡黠笑得开怀。

是故,坚持还是固执,这不是修辞的问题,这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而关键的第一步,还在于认清自己。

连载

蔡德贵: 那时候您就提了。您说有过说过,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

季羡林: 这话我说过。什么时候我忘记了,不知道是哪一次。

蔡德贵: 就这一次。您说完以后,北大就传开了。您颂圣,他高兴吗?

季羡林: 嗯。当然高兴啊。这个问题。(大笑)

蔡德贵: 您批评重理轻文的话,就是那时候讲的。从那以后才有985规划。

季羡林: 就是啊。重理轻文哪,起码有半个世纪了。我年轻的时候,当时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不想出国的,出国留学当时叫去镀金,镀一层金。当时出国,主要是到美国。到美国,一回来的话呢,美国留学生,有的拿学位,有的学位也不拿,回来以后呢,都可以当教授。我那时候就一定要出国留学,目的啊,不纯。为什么呢?我想批评去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可是你要自己没有出国,人家会说呢,那就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不要人家说我葡萄酸的,所以我也一定要争取出国。可是那时候国家公派,不管哪个省,没有派文科的,都是派理工科的。后来和德国交换研究生,交换研究生就是他派一个,我们派三个。他一个人30块大洋。我们到德国说的话呢,是250马克。250马克啊,大概一半吃饭,一半住房,一点零用钱都没有。我为什么感激那个哈隆教授呢,我一到哥廷根大学,他就给我一个中文讲师,一个月给我350马克。我阔了一阵。350加250,600啦,有一段时间,很阔绰的。

蔡德贵: 算是皆大欢喜了。没有那一次讲话,就没有后来的“985规划”。文科的都感谢。

季羡林: 这个重理轻文严重得很,简直等于瘟疫。起码有半个世纪。

蔡德贵: 您周游列国,分成很多次。1951年第一次,一直到1999年出境到台湾。回来没再出境。

季羡林: 台湾是圣严法师邀请的,人数挺多的,十几位呢。

蔡德贵: 您和释圣严法师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在泰国认识的?

季羡林: 不是,他到大陆来过。他在颐和园听鹧鸪设宴招待大陆的客人,他自己吃素斋。

蔡德贵: 您也吃素斋吗?

连 载

季羡林: 我不吃素斋。圣严法师吃素很瘦,瘦的那样,我就劝说他,多喝点牛奶。他大概牛奶也不能喝,属于禁喝的。不能喝牛奶。

蔡德贵: 有一件事很怪,您说,圣严法师是信佛教的,星云法师也是信佛教的。星云法师怎么就红光满面呢?

季羡林: 星云哪。那是一个……

蔡德贵: 政治和尚。

季羡林: 嗯。政治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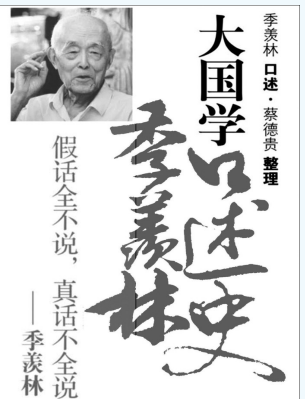
蔡德贵: 政治和尚是不是吃肉啊?

季羡林: 偷着吃。

蔡德贵: 您和星云大师也见过面的?

季羡林: 过去我们不是说过,一个撞死,两个饿死。见过。好像是叫星云大师,好像是赵朴初出面,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他。我们那个政协啊,原来有和尚,没有道士。

蔡德贵: 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有和尚没有道士。



季羡林口述历史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羡林



欣喜 杨光 摄影

● 掌故

坟墓溯源

陈永坤

坟:坟墓。《史记·文帝本纪》:“不治坟,欲为省。”(治:修。欲为省:想要节约。)

墓:坟墓。张溥《五人墓碑记》:“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所为。”

陵:陵墓。李白《忆秦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阙:墓道外立的石碑牌坊。)

丘:坟墓,“丘墓”、“丘陇”。司马迁《报任安书》:“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冢:高大的坟墓。《史记·高祖本纪》:“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泛指坟墓,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独有青冢向黄昏。”也写作

“塚”。

壙:坟墓。见孟子《离娄》下:“卒之东郭壙间之祭者乞其余……”

穴:墓穴。柳宗元《之妻弘农场志》:“之死同穴。”(之:到。)

域:墓地,坟地。《诗经·唐风·葛生》:“蓺于域。”(蓺:一种野生葡萄。蔓:蔓延。)

莹:墓地。《汉书·张世安传》:“赐莹杜东。”(杜东:杜陵之东。)

坟墓辨:“坟”有土堆的意义,“墓”没有。作为坟墓时,坟高,墓平。《礼记·檀弓》:“古者墓而不坟。”

对,崇拜的圣人之一。

蔡德贵:《庄子》也是经典之一。有一个现象,我琢磨不透。和尚一个个红光满面,而道士一个个脸色特别难看,道士注重养生,道教的经典好多都讲养生,道士脸色铁青,为什么反而这样呢?是不是搞辟谷一类的,把身体消耗得太多。

季羡林: 不知道什么原因。

蔡德贵: 真怪。

季羡林: 道教提倡服食求神仙,服食就是吃五石散,一些矿物。那个唐太宗啊,就是吃五石散毒死的。

蔡德贵: 那就是道教的责任了。

季羡林: 追求长生不老。

蔡德贵: 唐朝把祖宗追到老子那里了。

季羡林: 他姓李么。这是附会了。这个李啊,大概不是中国人,这个李白,张叶人。中亚那一代的。李白啊,有一种说法,说山东李白,他不是山东李白。这个李啊,唐朝的,大概就不是汉族。